



語類百五曰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
門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其初要節一本中庸輯畧更
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
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門說多却覺煞得力ハ
丁

○集畧上

コノ丁付ハ皆新版ノ本ソ

十二ヲ表ノ呂曰改本之說也スレバ此又曰率性之謂道ハ舊本ニヤ程ニ又曰ノ一字ヲ一本ニ云ト
スル答也前後呂氏ノ說ノセ様皆如此改本ノ說アレバ必改本ヲ先ヘノセ其次ニ或說又改本ナレバ
スクニ又曰テ云テアリ次舊本ナレバ必一本ニ云ト云テ改本ト舊本トノワケヲ見セテアル又アタニカラ
舊本ナレバアトノ說皆又曰ト云テアリ上卷ノ七枚メノウラニ呂氏ノ說改本舊本ノセ始ナリアレニ
テ例ヲ見ルベシ是ヨリアトカニラツケ如左

○三十四枚ヲ○三十五枚ヲ○四十八ウ コノ所皆改本ニラフ子ハ皆旧本ノ說トスナリ

○五十一丁ヲ

○下

○十二丁ヲ○二十四ヲ○三十四ヲ○四十八ヲ 以上

呂氏ノ說并テ引タル分ナリ是ニテ三ハイヨク上卷ノ十三ノウラ始ノ又曰ハ一本ニ云トスル答ナリ

○徐氏ガ云分ハ則ニ程全書ニセタル改本ノイチアトニ云テアルゾ

扱或問ニアル呂氏改本舊本ノ吟味ハアノ通リニテヨク聞ヘタゾ舊本ハ今不傳ソ改本ハ徐必達

カ晁昭徳ガ讀書志ニ明道中庸解一卷アリト云テ則取出ノ二程全書ニ全文ノセタゾ二程

全書テハ五十三卷經說ノハガソレゾ徐必達モ是ハ朱子ノ云ハレタ通リ呂氏ノ改本疑ヒナレト云テ

ノセタゾアレカ吟味ヨキソ治教録ノ跋ニソフエテアルゾ扱陳了翁ノ序ハ未何ニアルゾ見ヌソ石氏ガ

集解ノ序文集ニソリテアル其ウチニモコノ事ガ辨ノアル別紙ニ書テラクゾ劉李ニ先生ノ此事ヲ

イワレタフハ何ニモ未見ヌ又延平答問ノ上ノ二十丁ノウラニ呂氏ノ中庸ノ解ノフガ只一條云テア

ルケレレアレハ舊本ノフゾ此ノ後ニハタヌゾ劉ハ白水劉致中ノフソ朱子ノレウトゾソフエトハ

何トシテ知タソナレバ語類ノ六十二卷メノウラニ只一條アルゾコレモ別ニ書テラクゾ扱陳幾叟カ揚龜山

ニ聞テワセテ了翁ニハナサレタフハ是モレカトハ何ノ書ニアルゾレラヌソ文集ノ雜著ニ讀兩陳諫

議遺墨ニ其事カ少バカリアルカトヲホヘタゾ可考又胡仁仲ハ五峯ノフゾ此人ノ候氏ノ語ヲ記シ

タフモ未見ヌソ内弟ハ舅ノ子ノフナリ扱呂氏ノ改本ヲ集畧ニソリテアル舊本ノ說ト見合スレバ

ニギレモナイ呂氏ノ手テ此様ニ約メラレタモノト見ルソ執中ノフモ同シヲニ云テアル其外九經

ノ下ナドモ大形一ツソレ畧ナバカリソ其外半分ホドスキト同シヲナ所モ問ニアルソ其外ニ畧ニ

ラレタ所モ皆舊本ト見合スレバ一ツノ手テ出来タガイチレレ見ユルソ餘ハ直ニ見レバ彌ヨク見ユ



中庸集略卷上

又曰中庸

註未篇目

又曰中庸



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
 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人則不偏常則不易
 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明道○又曰天地之
 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
 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伊川○又曰
 中者只是不偏緊之云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
 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

中庸集略卷上

一

卷上

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伊○

又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明道○又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明道○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

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

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

便遺却末伊○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

玩味伊○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

用不盡也伊○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

此條六本文三六コトノ外ナカ

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

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上ノ事ノ序ヲウケタモ○又曰

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

漸失故著此一卷書○又曰中庸是孔門傳授

心法○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

書無舛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

其言互相發明○呂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

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

此呂氏ノ説ハヨク
平常ノ意ニカク
タカレモ常道ト云
テアト三造次顛沛
久而不違於仁ト
云ハヤハリ常久ノ
合點トミエルゾ

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受之言以
著于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餘ノ意入德之大
要也○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
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
常道欲造次顛沛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
行之詭激者哉○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
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
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

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
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或問三下等ノ人トアレモコノ名氏ノ今學
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
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
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
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捨
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
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
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盍亦用心於此

コロハ先
利禄ヲ
求ル者ノ
トミエル
カレモ名
ヲ私欲
トシテ

漢書賈山傳涉獵
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
獵若獵獸言覽
之不專精也
說文云諂諂呼也
揚子云諂之學
註語也本書

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師友必稱
州里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
于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
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
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如何哉諸
君有意乎則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
今日自為諂諂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諸君其
亦念之哉○揚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
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

詩類六十二問龜山言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何
用對說如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舉荆公高明處已中庸處人
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就它說據它自有做工夫處高明就氏誠有之只
緣其無道中庸又自般大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故十項備其八九可稱若夫向物
學又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廢
又六十四問高明中庸龜山每義王氏心迹之辨曰王氏處中庸之說固不是然高聖中庸
亦須有箇分別正九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

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
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
明者所以處已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
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已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
及者無以異也為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至謂教

漢書賈山傳涉獵
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
獵若獵獸言歷覽
之不專精也
說文云說恙呼也
揚子云說之學
註語也本書
可考

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師友必稱
州里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
于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
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
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如何哉諸
君有意乎則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
今日自為饒饒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諸君其
亦念之哉○揚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
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

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
是言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
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
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
明者所以處已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
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已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
及者無以異也為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第一章第一節

天命至
謂教

語類百三十四曰溫公
省試作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論以生為活
其說以為民能受
天地之中則能活也
溫公集中自有一段
如此說也說得好却
說他人以生為生有
之生者不然初論
如此丁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
物者謂之天命明道○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
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
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
也明道○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明道○又曰生之謂性
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

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
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
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
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
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

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

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語類九十三條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

楞嚴經世界建立
ノ段富盧那力問
或曰向難可考

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
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
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
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
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揔是強生事
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于你何
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
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詰難程允夫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
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
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之非謂
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於此見得分明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九十七
又禪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諸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者因以入之今人
多說聞異端往々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焉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

本文今人言天性柔
緩天性剛急俗言天
成皆生來如此之餘
ハトサキ皆同レ

此則才無二道日用全体ガベツタリト道ゾレリヲモクキモナク
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
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
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
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
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

天命ノ天ヨ
リ外ハナイ
ガソノミニ
クイ

楞嚴經世界建立
ノ段富盧那力問
或曰向難可考

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
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
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
脩治之是義也若不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
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揔是強生事
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
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
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此如也

本文今人言天性柔
緩天性剛急俗言天
成皆生來如此之餘
ハトサキ皆同シ

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
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
此理本無二故也日用全体カツタリト道ソレヨリカクモクナモナ
○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
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
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
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
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
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

天命ノ天ヨ
リ外ハナイ
ガソレハミ
クイ

遺書曰王彥霖以
為人之為善須是他
自肯為時方有所得
亦難強曰此言雖是
人須是自為善然又
不可為如此却都不
管他蓋有教焉修道
之謂教豈可不修

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
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
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
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
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
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
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

語類七十四橫渠謂
成其性存其存伊川
易傳中亦是存其存
却是遺書中說作生
生之謂易必大錄云成
性如言成誠
存之是生不已之意

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
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又
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
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伊川○又曰人
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
道之謂教豈可不脩○張子曰由太虛有天
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呂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三
者之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

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
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
於後世不可不脩○一本云中者天道也天德
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
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
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叢
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
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

左傳昭公七年子產
曰抑諺曰菽雨國
昔蒙而世執其政
小貌伯有

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
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
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
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
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
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
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
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
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

左傳昭公七年士臣皂
皂臣與二臣隸二臣僚
僚臣僕三臣臺

本書の考
正義曰此凡九句首末
各四句是哀樂相對
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
樂相生

関子云コト家語云六
本本篇より相クニモ
アレコレトハチカクコ
ノハ関子ト子夏曰
ゾ家語ノ本文ニ作而曰
ト云カラアリ皆ニキレ
ト云家語ニ子夏カ
前ニアリ

コノ合点ハ性ハ天命ニ
ニクシタモノ自扱ゾ人ニラレ
ル所ノ根ハ天道ソノレバ
ウケテ吾カ性トスレバ
則ソノ天ノ道ヲワカ性ニ
モツテ生レト云モソノ道
ト云モク先ト下ト本天
ノモノニレテライテカラ
合点ゾ

中和ニ字首章ニアリ
云コノ合点ハ礼樂ノ德
テ云述而篇ノ註ニ惟聖
人有中和之德ノ大全ニ
謝氏ノ説アリ家語ニ説
アリ此中和ニ字微説
トアリ孟子集大成ノ

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
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
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
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
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
品節斯斯之謂禮関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
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
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揚氏此字テ云
子文担テ云
贊陶陶ト註疏ニアリ
音様
ツト上ノ根セフ云々モ

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替其所
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以不修此先王所
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游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天
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
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
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
而有也固將與天下共之故脩禮以示之中脩
樂以導之和此脩道之謂教也或蔽於天或蔽

子ノ二句縮衣ノ篇ニ出タリ

先生云氣質

註三天子建中和之極
ノ倪實カ語モ可考

於人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教矣
先生云人欲
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
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
也○揚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
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
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
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
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
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
子思ニシテタリニレテノ性ノ體段ハヨク合点セシメタ
最精密ツク

語類六十二ノナセラニ
コノフ云テアリコレト同
レフ

尤楊氏ハ率性而行ト
トシタニキレガナリ程ニ
此條モ其意テコソイワ
レツラケレ只此一條テ
三レハナラキスガナリ程ニ
コレハコレ全ラトシタガ
ヨイ孟子ノ序デモンソ
合点スベシ

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之防範使過不及者
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
○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
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
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
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又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第一章第二節 道也至獨也

語類問遊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為理偏為不周偏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為是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著中之名義不知此它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卻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御道卿陳了翁皆被薰染大片說去十九七○又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適不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正意曰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難曉

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

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

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

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

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

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

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

總本ヲラントウテス

命が即性トイワイテカラスハ命デアルトキト我ニカフカソ

荀子勸學篇

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
 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
 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
 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情性尚理
 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
 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伊
 先生嘗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
 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
 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為道亦何

語類百三十一正淳問
 韓持國言道上無
 克此說猶可至說
 道無真假則誤
 甚矣曰正緣其謂
 道無真假所以言
 無克若知道有真
 假則知假者在所
 當克也○遺書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
 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全書二○論語或問諸說如
 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不免有難明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已不是道亦
 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

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
 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
 已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道在
 已不是與已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
 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
 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
 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
 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
 臣在所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

カトトテアルナ

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天下無性外之物率性之謂道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

此段方章句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ヲタル六十二サ四ノ語類可見章句サテククワレトイフ或問カニツカフニ意テ云ゾ又サセテ見

語類九十七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者得如何必天對曰中庸所謂苟

不是伊川○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

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

昔人彈琴見螭娘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

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

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伊川

○又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

王道然其要只在慎獨明○又曰要脩持他這

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

不至德至道不凝
馬先生然久之必
大問如何曰此說得
然只是引證之程
子或謂須有不言而
信者謂未言動時
已渾全是箇如此
人然却未有迹之可
言故曰言難為形狀
○此條三夫人至極ノ
ト云フハ云フデハナイ
ベツタリト孔子ノ言
ヲ持養至極ノ氣
象デカサリタシサテ
畢竟至極ノナリハ
工夫ノナリノツリタモ
ノ同ジクノ語類ニ二
三條ニツカフ云テアリ
ナシノモナイ持守
ノナリヲツテ語テス
クニキアゲテ云フ

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
象也○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
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曰洒
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慎獨道明○呂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
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
也誠以為已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
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

慎其獨者知為已而已○又曰率性之謂道則
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
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
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
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
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
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
地之中而自謂有道德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
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

有物トラトレツケレバ
トモ云ニイワレヌカケカクサナイホトニ

過不及ヲウケテ

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
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
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
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
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
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
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

所以慎乎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慎恐懼之
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謝曰敬則外物不能
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臾如顏子事斯語坐如
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
揚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
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
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
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

五云未發之中三未遠之末三程子語

語類卷之十一曰龜山
又云伊尹之耕于莘
野此農夫田父之所
日用者而樂在是
如此則世間伊尹
甚多矣龜山說
話大槩如此

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
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
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
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
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
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
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
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
尹所謂知之者也

五云易字ニケイタカ
則日用不知云々云々

イカニモ堯舜之道
云々云々

第一章第三節

喜怒哀至
育焉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
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
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
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
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
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
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

可混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呂曰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

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徃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外書問呂與叔云
不倚之謂中先生
謂近之而詞未堂
如何曰無倚著處
全書三十
八十七

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
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
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
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
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
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
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
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

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
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
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
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旣聞先生君子之教
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徃行將無所
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
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
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
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

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
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
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
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
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
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
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
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
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

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
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
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
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
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恐孟子之
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
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
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

純一無偽カ未發ノ
ナリトモハ中
ニリトモモノ則
求中ソ

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伊川○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

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

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
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
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
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
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伊川○又問先生
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
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
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
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
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
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
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
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
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
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

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

中和集說三十六
ウ三有時而中ノ旨
リ此問ノ合点中
云ハ推ガナレバ
マト云スジノ合点
タト三ノアトノ
ノウ揚氏五寸之中
條可見合

語類九十六無物字
恐當作有物字

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云云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

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先有知覺之
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
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靈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語類四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善不善發而中節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語類三未有不善故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同上即然後為不善故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

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
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

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六常醒在這裏不怠地困語類五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因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
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

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必自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
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
形體如此語類五

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
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
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語類五中節謂之和非是謂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者即其心也
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
嘗有物人同

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惻獨聖人未嘗無

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

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

則謂之和○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

此條不可

中庸集義卷上 二十一

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伊○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伊○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伊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

此條則只可謂中否不可謂有無之言也

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在其中矣中便是舍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伊○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惇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

無失最盡明道○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伊川○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明道○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游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

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燮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

如度也詩曰
風我心匪鑿
不可以茹

所以通天地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下
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
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
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
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
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
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
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

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
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
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
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
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
正得心其効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間毫髮有差
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
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侯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未發之間爾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爾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

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祁寬問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

矣喜怒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將去○呂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

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

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推而放諸四

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然入第二章中庸言其始何由不計中

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

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

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及反中庸也伊

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

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

先生云易六天地之間
トミモアル今ノ易書
ヲ易ヤトイハハ一定ス
ルト云フ中ハ一定セズ
云フノ文トニ引レテハ
親切ニイ

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

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

可伊○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

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

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

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

捉一箇中來為中明○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

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

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

無所忌憚ト云フハ正意ソレトテ章句ニ戒
謹恐懼ヲ
云無所忌
憚ト云フ也

五三未及所以中ノ語ヲ
レタスモノゾ

本語テ易書クマテ道テ云活スルツ

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川伊○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

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川伊○又曰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川伊○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

橫渠ノ説最是ナリ
語類ニリ扱横渠ハ
トク知礼成性カニ振
太リソ

呂氏ハ反ノ字ノナク合
点ノ或問ニ詳ナリ

子而時中川○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
理時中天理ノ時中ト云フ○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
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
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
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
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呂曰君子蹈乎中庸
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
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
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

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
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
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
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
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
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
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
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

中庸集略卷之二 三十一

中庸ニ似テカラ實ニ反
之ホトニ中庸之賊也則
郷原徳之賊也
此楊氏ノ段ハ伊川ト同
ニスニナリ

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徳先
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
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
愈○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
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為中和以德
行言之則為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
之實也コモ小人之中庸也トモアトイフアトヘモトレテモトニスル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
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
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

郷原徳ノ字

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
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
中也一尺而厚薄モフナリカケワレバマツタニ五寸ノ一ツガ中トスレバマツタニ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
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
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
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
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
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
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

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

第三章 用矣長谷野曰此中庸之要諦不昧

白公がフナシト思フテ引タツ如何ト曰白公が親天子建八國ツキキトトルハツナレトモ謀テフテ死カホトモ是非トトリカハサフト謀多クタホトトノ之噲ガワラフ

左傳哀公十六年史記世家

左傳莊公十九年

呂氏謝氏ハ皆難イ
フナシヨリテ鮮能矣
トミラレタ皆ワルイ

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

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

能久行○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

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

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

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

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

不可不勉勉子バシラヌ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

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

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為也中不可為是以民鮮能久矣○揚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為過未至則為不及故惟中庸為至

其共第四章而亦論而分而皆不取與

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

此不明不行ト云ハ
リ知愚賢不肖ノ
ハニツイテ云呂氏ハ
ハ出レテイワレタ誤
ニ諸儒ノ説ハ皆カフ
ニ諸類ニヨクモアリ

矣其他皆以心處道五心一理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

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

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

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

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

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形名度數

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

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

莊子天道篇ノ字

係辭

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手本三ノ要歸ヤナ此道之
 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相子ノ上アリ
 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
 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
 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
 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
 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
 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

此段ハ不知不行合
 ハヨケレ極高明而
 道中庸ノトリ極ハワ
 ルイ語類六十四ノハ
 テアリマノ語類三モ云
 テアル

韓退之送孟東野
 序莊周以其荒唐之
 辭鳴於楚

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
知行ツカヌルヨイニマナリ
 者也○揚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
 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
 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
 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コレモヨク
 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
此條ノ又トリソナラレタ
 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
 以不行也此智者過之也若揚氏之為我墨氏
 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

此揚氏ノ條又作用
是性ニミチレトモ元
可考

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
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
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
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
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
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
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

文集五十萬正淳問
游氏引鄒衍談天
孫龍詭辨為智者
之過亦未當若佛
老者知之過也談天
詭辨不足以為智者
之過曰智者之過非
一端如權謀術數之
類亦是詭行乃是
誑妄又不足以為此

道也行之過不與眾共不及則無以異於眾是
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
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
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
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
コレヲヨイ
天下乎若於鄒行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辨是知
史記七十四荀卿カ傳三ツレニアリ又七十六卷平原君傳ノ末ニ公孫龍カアリ
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中イ此道之所以不行
コレハワケルイ
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
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

飲食ハ味ヲ知ラズト云フハナキケレモレモト云フハ諸身スレバツキソ道モニツクシタリソレリヨクデタト云フ云フゾ知味ホトニヨク致知ソレリタラバト云フ

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五云有物有則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コトハナキ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况之飲食ノ語ヲ知ニトリタワルイ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知味コト云標カワル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六章

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

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况邇言一釋則弃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呂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程子ノ兩端ハ過不及
ト云説ハワレトモテ
氏ノ稍優ト云或問
ニ有呂氏モソノ、兩
端ヲ過不及ト取テ
ハソレヲ執ツカニテ行ハ
セテト程子ノイワレ様
ニトシテ總体ノ文義ハ
ヨカク只過不及ト云
テチカクソレニテトヨ
イトモ云テナイカソ
伊川先生曰夫民合而
聽之則聖敬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大
同之中有箇兼爨
在前是是非無不
當理故聖敬而聽
之則各任私意是
非顛倒故愚益公
義在私欲必不能勝
也遺書九〇二程全
也遺書九〇二程全
也遺書九〇二程全

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
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
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
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
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
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
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
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
之此與人同之道也○揚曰道之不行知者過

ソレテ野人デモフトヨク云ハスアレバ心ヲツケテ云フナレバワガナリヨリ外ナラハエイウマカシ
子條四ノヲノラモテ揚曰ト對テ不可見合

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
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
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
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
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為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第七章

揚曰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非所謂知而不
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

此テ
様カレ

第八章

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

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

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呂曰自人皆曰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

蹈之烏在其為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

之此所以為顏子也眾人之不能朞月守聞見

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

所以與眾人異○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

能以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

聞見之知心知ト云實見ノステク精イ語ナレ
凡本文ノ旨ハコレトイ
ワヌン

呂氏ノ段ニ尤平實ナリ
様ノ諸儒ノ歴ニカヤニ
スレ此段ヲ高妙ニ云カ
リテ不立文字ノ様ニ云
顔子ガシクトテテリ
隨具所至ニトカタル
ハサテクウキツイテ吾儒
學ノ進ニ様ヲ多合ニ
シテタツソレテ或問ニ
モイカフホテアルゾ

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
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
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
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
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
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
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

也一宮之中則庭為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
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
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
子之志乎○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
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
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
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揚曰道
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
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

以上ヨリ説
三十七ノクヲ揚曰ト可見

サテ顔子ノソナル道理ノ中ノ本極テレリ

知ル
身ニ得ル

此條ヲヨク合点スレバ中庸ヲ得ト云合点カスルゾ
答名伯恭書曰中庸不可能明道但堯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貴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

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
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テト道統ツルイキナフニトリタモラフイダ
ソノ有為ト云モツラフ得一善則拳服膺スレト云フ
第九章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
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
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
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
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

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
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
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十章

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故
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
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
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
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

中庸集註卷上 四十一

者也コト如何ノ可考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為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

者也○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為能守之故ヨリ取ヨフコトハテ次第ハセヌ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揚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

第十一章

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乃也章句モニツラトアリ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伊○呂曰怪者君

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

第十三章

程子曰費日用處伊○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

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

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

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伊○又曰鳶飛魚躍

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

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會得時活潑潑地

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明○又曰鳶飛戾天向上

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呂曰天

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况聖人乎天

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

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

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

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謝曰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

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萬物各得其時
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ワツクニ安
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上下字ハ
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
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
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
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各得其所

察ノ字ガワルイハヤクシテニルニルニ安排ニワタルソレテ却テ必有事焉ヲトリソコトハナリガツク大事クソレ程子ハソレヲサセニトテイワレタ語也
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
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曰道者人之
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賸存焉故隱○
侯曰聖人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聃訪
ヨイ説章句ニ則ツメテトリタフ
官名於郊子謂異世之禮制官名之因革所尚
不同不可強知故也又如大德位祿名壽舜之
必得而孔子不得又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
姓欲盡聖人溥博無窮之心極天之所覆極地

ソレモツト
ソレガスケニ
病テルチツ
トノイイタク
トノ文集ノ
説最ニ

排アハモ
ヤアハカ
自然ニイ

之所載無不被其澤者雖堯舜之仁亦在所病也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用之費民固由之矣其道則安能人人知之或問三氏ノ實ヲ修テ道ニ至道トテ孔所過者化其化者不越所過者爾又安能使窮荒極遠未過者皆化哉此亦聖人之所不能也

第十三章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伊○又曰以已

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明○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明○又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又曰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或曰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伊○又曰忠恕

ルカワレト
アルカヲ修メ
モリノ合ニ
思イセシメ

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伊○又
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
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
謂信伊○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張
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
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
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
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
為博施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

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
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
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
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呂曰妙道精義常
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
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
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究其所不可知議

イダコレモ同
ハヨネソ

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
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
コノ氏ノ字ハ衍文デアラフ此章ノアトノ侯曰ヲ見合スベシ
謝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
コノ一語ハ恕ノ一字忠恕ニヤトミタハ明ナリ章句モコトアリ也
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
分明恕如心而已○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耻躬
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
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曰孟
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

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
所以取之也詩經ニミケタリ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最精或曰曾子說出忠
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曰無
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
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
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又曰父子君臣
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

已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怨已以聖人ノ言ニシテモ及人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來臨ニ長シク

第十四章 凡我聞之皆曰然也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

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コレモ尤キコトハ切ニナリ其上當子ハ不仕者ノ上テ云中庸ハ下位ニシテ居ルモノデ云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コレガコレニシテイタフデアアルイロ上カラハ下ヲレキタイモシヤ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

尤人怨天ノウリツケル
イソクハ本支カレモワ
アレヌ又喜向トハト
チカフタ

周書周官曰作德心
逸日休作偽心勞日
拙

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
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
徃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
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
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
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
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
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曰素其位而
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

如字カアホトコトミシテスハヒロクモモクソノ本文ヲトキハセヌク

格イ説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
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
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
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
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
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
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
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
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

上三同

コレカ平実ナイイヒヨソフ

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
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
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
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
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
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
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

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况
也○揚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
素其位也○侯曰揔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
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
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爲對侯子聞之曰是
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
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
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
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

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是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乎

第十五章

呂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
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
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
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

或問三上り呂氏ハ
此章ヲ父母妻子女
云々ト思フレハハ
子ヲ父母妻子女ハ
一節ヲ以テ升焉行
旨ヲ明スノ章首ニ
言カズ

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
子始父母之高遠妻子之卑近ニテ孝ノ旨ノコトハ呂氏ノ言

第十六章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
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
遷潤之以風雨是也伊川○又曰夫天專言之則
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
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

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語類曰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云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云云

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中之性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禮運ノ章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下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

氣之性本虛而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

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下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謝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コレハ感格ノスレトモニル

檀弓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

老子語老子經

性理大全三引此條作偏

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
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
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
神便是自家精神○楊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
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第十七章

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
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
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

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
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
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求
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張子曰德
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
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
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
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

流澤之遠始可盡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于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之大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富有四海之內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則繼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久也舜之德大矣故尊爲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內所謂

必得其祿德爲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祿之盛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_{コトカワレテ甲ヌルハ別其上ニヒタモノト云フ可也}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

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裁者培之之義與○又
曰命雖不易天命不易上云王古語之レハ程子ノ語クニレバコレモ不易ナリ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
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游ヨロコビ
曰中庸以人倫為主故以孝德言之○侯曰舜
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
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位祿名
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
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
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

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
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王世不又改其意也

第十八章

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
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
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
作周故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續大王王季文
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
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詩經大雅ノ字

説カレタリ
ト云フナリ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
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
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
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
所以兼言成文王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
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蓋先公組紕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
大王王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追王之意

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喪從死者祭從生
者則自諸侯達于大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
故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從死者之爵
祭之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意
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
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
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
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

スレシクモクニケレ本支スレ不入

トコチニハ
祖ノ兄弟

而大夫降所謂尊我ト死ハト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日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コノ三年ノ喪トリヨハワケテ諸侯ニ説アリ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

左傳昭公十五年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正義曰喪服斬衰三年章句有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義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句有夫為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天子適婦鄭玄曰言妻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為喪主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為喪主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後崩天子卒為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期章句內有父為長子在傳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三年之喪

大イカ三年ニシテト三
一年七祀三年ニカク
死ノ十一月ヨクニ句ハ
為母ノ夫必三年ニ
後娶ハ為妻ノコト
ハ儀礼文ナリト在傳
ハ正義ニアルニ父
トアルコトモ為父
ト妻ノ死テ三年ニキ
テカヲ又別ニメルト
云フニレバコトハ夫ノ年
ニカクテ云々ハスガニ為
妻ノコトニヨリテナリ

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衰齊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為三年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游曰武王之事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

是ヨリ外ヲ云コトト同事

道尋常人都無分
蓋孝道也豈不存
人借亂之心多
問向見先生說孝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
若此而後可以為孝
室不啓人借亂之心
而中庸說舜武王
之孝亦以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言
之如何曰中庸是著
舜武王言之何害若
汎言之孝而以此
為說則不可

庶人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
是無臣而為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
以養事其親也○侯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
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
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
天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
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

カフ云フハドフイナツテモ
タヌツ

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易地皆然故也有一
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譟獄訟
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
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
又周公之時中也

中庸集略卷上

